

我预先支付^①

(两幕喜剧)

[俄]娜杰日达·普图什金娜 著
王丽丹* 译

剧中人: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拉斯皮亚托夫
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阿梅季斯托娃
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西多罗娃(莉帕)
纳图霞

97

第一幕

[一套两居室的住宅,两个房间彼此紧挨着,拉斯皮亚托夫和阿梅季斯托娃于其中生活了二十年。一目了然,这里是演员之家:照片、海报、礼品……而此时此刻屋子里到处都是鲜花;鲜花甚至放在水桶里。

[被拉开的沙发床。床单混乱地卷在一起。上面睡着两个人。米哈伊尔穿着晚礼服,扎着领结,睡在毯子上面。奥林皮阿达的脑袋从毯子下面露出来,发型还保留着特别讲究的痕迹。

[米哈伊尔似乎感觉到冷,他在睡梦中转过身来,把奥林皮阿达盖着的毯子往自己身上拉——试图裹上毯子。他成功地裹上了毯子,但这一动作惊醒了奥林皮阿达。她醒来后,像阵地上的战士一样,瞬

* 王丽丹,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① 剧本中文版经作者授权,由本刊发表,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翻印、出版或演出,违者必究。

间估计周围的形势。奥林皮阿达穿得，或者最好说成，脱得真漂亮，与西方很酷的色情影片中如出一辙。这一裸露不但没有被遮掩，反而被极力强调——又是吊袜带，又是内裤，而其样式完全不见我们传统习惯的一切，有着诸多无用多余的装饰。等等……莉帕仔细地查看米哈伊尔。

莉帕：（富有哲理地）看来，早餐在床上吃也不会是一种奢望了。（没有起身，从附近的小包里掏出小镜子，仔细地看自己）五十岁！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多美啊！一年一年变得越来越美。难道这就是爱情的力量？上帝，帮帮我吧！总的来说，我通常自己就行，不过你哪怕保护我一下也好！承受打击吧，莉帕！挺直了背，面带嘲讽地微笑！（试图给自己夺回一点儿毯子，成功了）

米哈伊尔：（抓住毯子并因此从梦中醒来。半梦半醒中带有侵略性地喊道）波琳娜！波利娅！波列恩卡！波柳什卡！

莉帕：（向他俯下身去，“施行催眠”）莉帕。莉布莎。莉波奇卡。奥林皮阿达。莉布奇卡。

米哈伊尔：啊？（显然不明状况，一副酒后综合症的腔调）您也在这里？真是惊喜！早上好！

莉帕：晚上好！我们睡过了早晨。不过，也睡过了白天。因此——晚上好！记得吗，我们年轻时有过那么一首歌：“晚上好，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天有个好的开端。意味着，一天很好地度过了，它增加了幸福的日子……”

米哈伊尔：（大声地）波利娅！波琳卡！

莉帕：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今天没在这里过夜。

米哈伊尔：怎么回事——没过夜？什么意思？

莉帕：嫉妒了？

米哈伊尔：嫉妒？我？嫉妒谁？

莉帕：爱人啊。

米哈伊尔：谁的？

莉帕：自己的。

米哈伊尔：波琳娜？嫉妒？为什么？从来不会！

莉帕：那为什么激动啊？

米哈伊尔：没有，没激动啊。您，就是说，在我们家过的夜？

莉帕：准确地说，过的白天。因为我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才给您送回来。而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没有参加宴会就急忙去女儿家了。我于是自告奋勇地把鲜花和您送回家里了。

米哈伊尔：我是您给送回来的？奇怪。谢谢！

莉帕：该对您说声——谢谢！

米哈伊尔：您别感谢。昨天首演的成功——是我和您共同的成功。

莉帕：（意味深长地）我现在感谢您不是作为一名观众，而是作为一个女人。为您赠与我一个女人的快乐而感谢。

米哈伊尔：您朦朦胧胧说出的这一切，我怎么觉得莫名其妙。

莉帕：您回忆一下！

米哈伊尔：回忆什么？

莉帕：随便什么！哎呀，猜一猜，猜一猜呀！

米哈伊尔：我猜测能力很差。昨天我喝得有些多了。脑袋很沉。

莉帕：暗示一下？

米哈伊尔：您暗示一下吧！

[莉帕穿着她性感的服装直接在床上站起身来。

（由于意外，米哈伊尔也跳了起来。停顿之后，惊恐万状地）不！

莉帕：（洋洋得意地）是的！

米哈伊尔：您暗示什么？

莉帕：就是这个。

米哈伊尔：糟糕透了！难道我醉成那样了？

莉帕：（钻进毯子里，转过身去）谢谢。

米哈伊尔：（坐到她身旁）对不起，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不想这样，也没想过，什么也不记得了。大概，还是昨天喝得太多了。莉波奇卡，我对女人一般不纠缠，对您就更是了！您自己想一想吧，难道在正常的状态下我会想起去纠缠您吗？何必呢？为什么要破坏关系呢？您别担心，这不会再发生了。

莉帕：不会再发生了？

米哈伊尔：这是酒精的作用。就是这样！我不能喝酒。简直变得不像我自己了。而最主要的是——什么也记不住了。

莉帕：不记得了？

米哈伊尔：仿佛没有过一样！

莉帕：有过！而且——哎呀，太有过了！

米哈伊尔：真不成体统！我一喝多就开始耀武扬威！

莉帕：哎呀，太有过了，哎呀！

米哈伊尔：太不好意思了！请原谅我这个傻瓜吧！我们就当作什么也没有过吧！

莉 帕：不可能！这事有过，有过！

米哈伊尔：不记得了，什么也不记得了。您今天有什么计划？

莉 帕：啊，计划……那种计划……那种计划……好吧，不谈这个了。我们忘掉吧！

米哈伊尔：谢谢！

莉 帕：别往心里去！我，您可以认为，已经忘记了。这一切都是我似乎感觉出来的，梦见的，幻想的……哎呀，这事太有过了！

米哈伊尔：我衷心地谢谢您。

莉 帕：没关系。一切都被忘记了。哎呀，这太有过了！一切，一切都被忘记了。这事也会被忘记的，那件也会……啊，我甚至连这个也会忘记……一切，一切，一切……

米哈伊尔：在我们忘记这一切之前，可以提个问题吗？

莉 帕：当然，当然。哎呀……

米哈伊尔：您感觉如何——我不差吧？

莉 帕：您？不完全！

米哈伊尔：是吗？不能喝酒！根本就不该喝。一两也不能喝！

莉 帕：只是第三次和第五次——还可以。

米哈伊尔：第三次和第五次？您开玩笑吧？您把我和别人搞混了吧！

莉 帕：当然是开玩笑！实际上一切都很美好。您是一位杰出的男人！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床上。

米哈伊尔：该起床了！已经傍晚了。（哼着小调）“晚上好，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记得这首歌！您——离开这里去哪里呢？

莉 帕：我离开这里——哪儿也不去。我现在打算在床上吃早餐。

米哈伊尔：在哪个床上？

莉 帕：在这个床上啊！

米哈伊尔：什么意思——吃早餐？

莉 帕：您诱惑了我，抛弃了我，还不给饭吃！

米哈伊尔：不，不是不给饭吃。

莉 帕：那么——做早餐，给我端到床上来吧！

米哈伊尔：真的吗？

莉 帕：真的。

米哈伊尔：或许，最好……

莉 帕：什么？

米哈伊尔：我们去找个地方吃一顿吧？

莉 帕：我想在床上吃。然后可以去什么地方。

米哈伊尔：我——马上！（跑去厨房，戴上围裙、手套）鸡蛋呢？我们家好像哪

里有鸡蛋？

莉 帕：慢慢找。别着急！我可以忍着。

米哈伊尔：找到了！波琳娜总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的地方。我任何时候都找不到需要的东西。煎鸡蛋您喜欢不？

莉 帕：我有选择吗？

米哈伊尔：有一些。我可以——煎得嫩一些。

莉 帕：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煎鸡蛋吧。三个鸡蛋！

米哈伊尔：只有两个。

莉 帕：我们分着吃！

米哈伊尔：我根本没有胃口！

莉 帕：吃的时候就来了！

米哈伊尔：谁来了？

莉 帕：胃口啊！快点儿，快点儿！

米哈伊尔：我快一点儿，我自己也着急啊！

莉 帕：我急得快疯了！夜里消耗了多少精力啊！

米哈伊尔：“咣当”一声，重重的煎锅砸到自己的脚上）见鬼！

莉 帕：您别这样紧张！最可怕的已经过去了。

米哈伊尔：见鬼！

莉 帕：您一切都正常吧？

米哈伊尔：如果不算把最后两个鸡蛋掉到地上的话！除了鸡蛋，我和波琳娜好像基本什么都没有了。波琳娜全身心投入到角色中，完全不做家务。而且还在两个家之间来回跑。常去女儿家，家里有外孙女，波琳娜想给她多一些关心。女儿是波琳娜前夫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波琳娜搬到我这里住，她的女儿实际上留给了姥姥。我们，当然，不时地把她接到我们这里，不过，您自己也知道，演员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两人拍了很多电影，而且在剧院里也不是坐着没事。现在闲下来了，那时候的生活热火朝天。现在呢，波琳娜对女儿有一种愧疚感。她试图用对外孙女的关心来补偿这一愧疚。波琳娜简直对外孙女爱得发狂。我，她已经是不需要了。我看，她对演戏也失去了兴趣。瞧！我哪里都找不到东西。快，快点儿，我们起床，穿上衣服——然后去另一个地方！谢天谢地，现在莫斯科晚上有吃早餐的地方！

莉 帕：（来到厨房）有家的人家里竟然找不到吃的！这是因为女演员只能做这样的妻子吗？怎么会没什么吃的呢？不可能！（往柜子里看）
看吧——大力士燕麦片！

米哈伊尔：您怎么，开始吃这个讨厌的东西？

莉 帕：我？开始吃？英国人几个世纪以来早餐就吃这个。而且每一天！

米哈伊尔：英国人？每一天！

莉 帕：我本人去过英国。他们吃。每一天——“您的燕麦片，先生！”

米哈伊尔：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莉 帕：您把它倒到锅里——就行了！我在床上等着。（回到床上）

米哈伊尔：我这就开始！

莉 帕：我躺着期待。

米哈伊尔：这需要很长时间吗？

莉 帕：五分钟。

米哈伊尔：需要搅拌吗？

莉 帕：稍微搅拌一下。

米哈伊尔：我根本不喜欢这种热乎乎的东西。您还想吃？

莉 帕：想！除了燕麦片，还有什么？

米哈伊尔：什么意思？

莉 帕：意思是——咖啡，茶？

米哈伊尔：啊，您说的这个啊！您想喝什么，就会有有什么。

莉 帕：可可！

米哈伊尔：可可？

莉 帕：想喝可可！

米哈伊尔：可可——她想喝！（往房间里看）躺着而且想喝可可。荡妇！

莉 帕：我？荡妇？自己勾引了，现在却给我起难听的外号。

米哈伊尔：勾引她了！说实话，我没料到自已竟会这样！不过……嘘……我们说好了忘掉。

莉 帕：哎呀，这是什么味道！哎呀，太难闻了！

米哈伊尔：难闻？您暗示什么？燕麦片！！（不顾一切地冲向厨房，空手抓起锅，号叫一声，扔下锅）啊，我真不明白英国人！

莉 帕：（跑进厨房，抓起米哈伊尔的手）烫着了？可怜的手指头！大概，水放少了。

米哈伊尔：怎么——还要放水吗？您甚至都没有提起过水！

莉 帕：（往他手指头上吹气）疼吗？

米哈伊尔：知道吗，起作用了。

莉 帕：我很容易对付这种事。（用手指紧压他的太阳穴）

米哈伊尔：您为什么要压我的太阳穴呢？

莉 帕：还疼吗？

米哈伊尔：顺便说一句，不，再也不疼了。您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会特异功能？

莉 帕：我对那种琐事不感兴趣。

米哈伊尔：这样一来，床上早餐遭到了惨败。

莉 帕：这样可不行。

米哈伊尔：那种哪怕是几乎可以吃的东西家里都没有。

莉 帕：你们这日子是怎么过的？瞧——面包！

米哈伊尔：又干又硬！

莉 帕：就别挑剔了。（切面包）

米哈伊尔：既没找到茶，也没找到咖啡和可可！

莉 帕：那么——就面包和水吧！

米哈伊尔：我们怎么，是在监狱里吗？快，快点儿，赶紧离开这里，随便找个地方吃点儿吧！

莉 帕：想在床上吃！端着！（把盛着面包和水的托盘交给他）我整理一下我们的床铺。

米哈伊尔：或许，您还是穿上衣服？哪怕是一点点。

莉 帕：我不冷。或许，您哪怕脱下一点点？

米哈伊尔：我？为什么？

莉 帕：在床上穿着晚礼服吃面包和水——这还凑合吧，但是围裙——这就有点儿过了！

米哈伊尔：围裙我摘下来。

莉 帕：谢谢。（在床上坐好）请坐下，坐得近一些！啊，我们在这里做了什么！

米哈伊尔：（托盘掉落）见鬼！我得向您道歉多少次？

莉 帕：不过，我不认为是您的过错。

米哈伊尔：穿上点儿衣服！我坚决要求。

莉 帕：您紧张？就是说，开始回忆起来了？我让您激动？

米哈伊尔：您是一个奇怪的女人！

莉 帕：一天，一个奇怪的女子与一位著名男演员在床上不期而遇。这种可以引起人们好奇心的开场适合于任何一种体裁。

米哈伊尔：我们相遇于剧院，而不是床上。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这个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内心永远保留着感激的回忆。

莉 帕：（哼着“我们的叔叔去世了”的曲调）塔姆—啲—拉姆—啲—拉姆—啲—塔拉姆—啲拉姆—啲拉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还活着！

米哈伊尔：我有两年的时间为这部剧伤心难过。可是如今一切都离不开钱！我陷入了绝望和抑郁。突然您出现了！并且为我们的演出提供了资金！您有权与我们分享昨天的成功！您没有错，当初相信了我们并向我们的话剧投资。您满意吗？

莉 帕：资金我是投给您个人的。

米哈伊尔：谢谢，不过……话剧没有波琳娜是演不成的。无论如何她是伟大的

演员。

莉 帕：我从小就尊重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

米哈伊尔：还有对于我们初上舞台的女演员，对于纳图霞来说，您为她打开了通往剧院世界的大门。昨天的大学生一觉醒来变成了著名的演员。（看表）大概，已经醒了。需要给她打个电话。

莉 帕：现在别打。也许她还在睡呢。让她好好睡一觉吧。成名的负荷是很沉重的，让她积蓄力量，以无愧于这一荣誉吧。

米哈伊尔：莫斯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处女作了，您同意吧？

莉 帕：我对处女作根本不懂。而资金毕竟是投给您个人的。

米哈伊尔：您太可爱了。谢谢！

莉 帕：记得影片《飞吧，伊卡洛斯，飞吧！》？

米哈伊尔：我记不记得？我怎么能忘记自己演的第一部影片呢？过去多少年了？

莉 帕：31年。

米哈伊尔：真的吗？（叹了口气）您是正确的。

莉 帕：猜一猜，我看了几遍这部影片？

米哈伊尔：怎么猜得出？我猜不出来。

莉 帕：哪怕推测一下。

米哈伊尔：20次？

莉 帕：差得太多。

米哈伊尔：啊，10次。

莉 帕：远着呢，远着呢……

米哈伊尔：5次？

莉 帕：简直远得没边。

米哈伊尔：100次！

莉 帕：接近，近了，差不多……

米哈伊尔：我不信！

莉 帕：366次。电影是1月1日上映的，那一年闰月。

米哈伊尔：是的，获得了成功！电影节，各种奖项……我和这部影片走遍了全苏联。还外加半个世界！不过，您刚才跟我说的——是最高奖赏。

莉 帕：奖赏追上了英雄。31年前我就爱上了您。

米哈伊尔：是，有过各种各样的女崇拜者，有过……写信，守候。

莉 帕：直到现在还在写信和守候。

米哈伊尔：早就停止了！

莉 帕：不是所有的人都停止了！

米哈伊尔：所有的人！世俗的荣誉就是这样转瞬即逝！

莉 帕：我没有停止。每天都写一封信。

米哈伊尔：那为什么不把信发出去呢？

莉 帕：等着天使召唤我的时刻。

米哈伊尔：什么时候召唤呢？

莉 帕：马上就要召唤了！

米哈伊尔：您还是穿上点儿吧！对我来说当然没有区别。不过，我妻子随时都会回来的！

莉 帕：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任何时候都不会进来的。她在女儿家。而我请求您的一只手^①。

米哈伊尔：求什么？

莉 帕：您的一只手！

米哈伊尔：（伸出一只手）我不明白，不过……好吧。

莉 帕：我请求您的一只手的转义。

米哈伊尔：这该怎么理解？

莉 帕：请娶我吧！

米哈伊尔：怎么？

莉 帕：我请求您成为……娶我吧！

米哈伊尔：我？娶您？为什么呀？

莉 帕：我希望您能娶我！我想！！

米哈伊尔：您怎么，昨晚也喝多了？有一种感觉，您好像疯了！

莉 帕：任何一个人都会疯的！31年爱着一个人容易吗！这需要多大的耐心！

米哈伊尔：谢谢，当然。但我已经结婚了！

莉 帕：这不算回答。今天——结婚，明天——就是单身，后天您还会想出别的什么！您是演员！您结婚几次了？

米哈伊尔：我和您的谈话真的奇怪。

莉 帕：您个人暂时任何奇怪的话也没说。奇怪在我想嫁给您吗？您怎么，有什么心理障碍吗？有什么奇怪的呢？

米哈伊尔：奇怪的不是您想嫁给我，而是您和我说起这件事的方式。

莉 帕：那么如果我不说，您自己难道能猜出来吗？

米哈伊尔：您说什么呢！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莉 帕：也就是说，我说的正确！

米哈伊尔：知道吗，穿上衣服吧！我坚决请求。坚决！

莉 帕：遵命！（在内衣上面直接披上豪华的短毛皮大衣，和米哈伊尔并排坐下）穿上衣服了，还是建议您娶我！期限是一年！

米哈伊尔：说什么梦话！

^① “请求一只手”，俄语的意思是“求婚”。——译注

莉 帕：我为我们这一年共同的家庭生活付 100 万美元！

[停顿。]

米哈伊尔：什么？您怎么说的？

莉 帕：100 万美金！我预先支付！

米哈伊尔：不相信！100 万美金您可以给自己开个后宫！您的玩笑不幽默！

莉 帕：这笔数目不是开玩笑的。为了这笔钱是可以图财害命的。而您对娶还是不娶还表示怀疑。也就一年期限！而且用这个钱可以建自己的剧院！

米哈伊尔：100 万美元！甚至难以想象，这些钱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好奇的是，当你有 100 万美元时，这是什么感觉呢？在我的眼中，您是外星球来的人。我不知道，该怎么与您说话。是的，我早就梦想有自己的剧院。不过，就像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幻想归幻想，也仅限于谈谈而已。而您这是为什么呢？

莉 帕：我爱您爱了 31 年。间歇性的，当然。

米哈伊尔：令人震惊！

莉 帕：您甚至想象不到，我是多么厌恶去爱您了！我是如何与自己作斗争的！而且明白了：不爱的唯一的方法是——嫁给您。什么样的爱都不会在婚姻中存活下来。

米哈伊尔：最后一点是有争议的！我娶了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 20 年，而她仍然爱我。

莉 帕：以她的外貌，她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

米哈伊尔：您准备为不爱我付出 100 万美元？而且预先支付？

莉 帕：我今天就可以！

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心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人物。像奥斯特罗夫斯基剧本主人公的习气！您感觉，您可以买到一切？

莉 帕：是的！绝对可以买到一切。如果周密考虑这桩交易的话。

米哈伊尔：太棒了！那您是怎么具体地想象这件事的？签发支票？或者是开具支票？甚至不知道，怎么说更正确。总之我离钱有些远。我的生活形成了这样的规律，我无法想象，我拿着您的支票去干什么，去哪里？

莉 帕：您会慢慢搞清楚的。

米哈伊尔：最好把一捆捆的现金扔到我面前！不过，类似的情况下通常需要重点一遍钱数吗？

莉 帕：为什么要扔现金呢？我非现金支付。

米哈伊尔：您不仅收买我，还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来获取我。

莉 帕：更方便些。以卢布转存到您的存折上。

米哈伊尔：没有剩下任何神圣的东西了！这变成多少卢布了？

莉 帕：根据现在的外汇牌价来计算，60 亿左右。

米哈伊尔：您想用 60 亿来买一个人？艺术家？演员？

莉 帕：谁也不会再出高价的！

米哈伊尔：我不是俄罗斯新贵！我不出售。对您我也没有任何感情。我……我爱的完全是另一个女人。

莉 帕：今夜之后很难相信这一点。

米哈伊尔：什么也不记得了！

莉 帕：我讲一下吧。

米哈伊尔：不要。

莉 帕：可是您感兴趣啊！

米哈伊尔：不。我的心情本来就非常糟糕。

莉 帕：没有理由伤心！您真了不起！

米哈伊尔：什么也记不住了。什么也不想知道。

莉 帕：好。我也忘记了一切。

米哈伊尔：（停顿之后）说到底，我还是很感兴趣，您可以讲一讲特别之处。

莉 帕：可以讲一讲那个。但我不想讲。我一切都忘记了。

米哈伊尔：好吧。来吧——讲吧！落井下石吧！

莉 帕：落井下石？我可不是残暴之人。

米哈伊尔：哎呀，别生气，我真的感兴趣。

莉 帕：晚了。我一切都忘记了。

米哈伊尔：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如果我好好求您呢？

莉 帕：试试看吧！

米哈伊尔：哎呀，求求您了！

莉 帕：假定……您躺下！

米哈伊尔：什么意思？

莉 帕：您躺下呀！您有什么损失的呢？

米哈伊尔：好啊，躺下了。

莉 帕：您这样做过！（突然扑向他，狂吻他）

米哈伊尔：（企图挣脱）这样做过了？我？不记得了！

莉 帕：还这样吼叫！

米哈伊尔：谁吼叫了？

莉 帕：您吼叫了！

米哈伊尔：我？

莉 帕：还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

米哈伊尔：不相信！

莉 帕：您喊道：“莉波奇卡，永远做我的女人吧！”

米哈伊尔：我真的不该喝酒！

莉 帕：您喊过……

米哈伊尔：（突然打断）停！您说过——我吼叫了？

莉 帕：一会儿大喊，一会儿吼叫。您也来吧——我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很难！

米哈伊尔：来干吗，您真是疯女人！来干吗？！

莉 帕：您喊啊，喊啊！

米哈伊尔：我不知道喊什么。放开我！

莉 帕：吼叫呀！我们俩到底谁是演员？您完全叫不出来了？

米哈伊尔：（吼叫，然后笑）我叫不出来！我觉得很可笑！

莉 帕：可笑的是您和女人在一起甚至吼叫不出来。

[米哈伊尔吼叫。两个人哈哈大笑。]

米哈伊尔：你激起了我动物的野性！喂，你要挺得住！继续战斗的力量还在！

[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拎着一袋橙子走进来，呆在门口。她没有被发现。]

（拉扯着莉帕，他们搂抱着满屋子翻滚）我爱您！我还从未如此爱过！我抛弃过12个女人。9个女人抛弃了我！但没有一个人我像爱您这样爱过！我向您求婚。答应还是不答应啊？不愿意？

莉 帕：愿意！

[突然他们直接碰到了波琳娜的脚，“刹住了闸”。]

米哈伊尔：（与其说看见，不如说感觉到）波琳娜？

莉 帕：（坚决地）不是波琳娜，而是莉波奇卡，莉布莎。

[波琳娜吼叫。]

米哈伊尔：（看见了她）波琳娜！

莉 帕：莉布莎，莉皮奥诺克！（看见了波琳娜）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您好！

[尴尬的停顿。]

波琳娜：你们为什么不关门？好在是我走进来，如果是邻居呢？

米哈伊尔：波琳娜，安静！什么也没有过！

波琳娜：迈克尔，你原来简直就是一个躁狂者！性欲狂！

米哈伊尔：什么也没有过！而有过的，我现在就给你解释。

波琳娜：而您，奥林皮阿达，却原来如此多面。是企业家，又是赞助商，又是……

米哈伊尔：波琳娜，这不是你看见的那样。

波琳娜：请吧。你的说法？

米哈伊尔：我们之间根本什么也没有！莉帕，您证实一下吧！

莉帕：只是别把我拉进你们的冲突中！

米哈伊尔：莉帕请求我给她看一个东西。

波琳娜：请求看一个东西？明白。究竟是什么呢？你别紧张，迈克尔！我本人反正只待一分钟。我是来取榨汁机的。我现在担心的只是体温。我昨天演出时，我自己想的只是体温。不过我是演员。我应该这样。这是，奥林皮阿达，我们做演员的那种苦难！我取了榨汁机就走。你们可以从那个地方继续！而我只是担心体温。榨汁机呢？它放在哪里？

米哈伊尔：（碰一下她的胳膊）什么事也没有过！

波琳娜：（尖叫）别碰我，躁狂者！我把它藏到哪儿去了？你没把我们的榨汁机送给别人吧？你什么也不珍惜！

米哈伊尔：你确实在发烧！

波琳娜：我发烧？你甚至不记得，我根本没有体温！它哪儿去了？马上把我的榨汁机还给我！

莉帕：安静，求您了！（也去寻找榨汁机）

波琳娜：如果真发烧就好了！再加上药物过敏！退烧只能靠橙子汁。明白吗？就是那种体质！只能靠果汁！而且只能是橙汁！我只是跑过来一趟取榨汁机。再也不需要您的任何东西！

米哈伊尔：或许，你躺一会儿？

波琳娜：还建议我躺下来？迈克尔，你确实是躁狂者。你就是性感的象征！榨汁机在哪儿？

莉帕：啊，上帝啊！买一个更简单！

波琳娜：（大声嚷嚷）这是您觉得容易！俄罗斯新贵！您的钱多得不得了！而我不能把耗尽精力做演员工作挣来的钱全都花在榨汁机上！（猛地拿起话筒，拨号）我需要打一个电话！急需！占线！又是占线！

米哈伊尔：（对莉帕说）您哪怕现在穿上衣服！

莉帕：而现在穿它干吗！晚了！

波琳娜：占线！占线！这可能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幸！

米哈伊尔：这只能有一个意思——有人在通话。你按自动拨号！（按下自动拨号）等着吧！简直是一团糟！

[女孩子的声音（扬声器播放）。妈妈，妈妈！

波琳娜：（抓起话筒）你们怎么啦？

女孩声音：温度正在下降。

波琳娜：马上过去，马上！

女孩声音：别紧张！温度刚刚降下来，夏波奇卡马上就开始找你。她转着脑袋四处找，说：“姥姥，我的姥姥呢？”

波琳娜：我这就跑步过去！拿到榨汁机就跑步去！橙子已经买了。

女孩声音：你能想象吗，马上就开始找你！好聪明的孩子呀！

波琳娜：马上就来！我心爱的外孙女儿！告诉她，姥姥想她，很想她，我马上就来见我的外孙女儿！来见我心爱的、最聪明的、最甜心的、最亲爱的、最温柔的外孙女儿！

男子声音：（插嘴说）岳母！喂！想您了！我们没坐下吃晚饭呢！我给您做了凉拌菜，就是您喜欢吃的那种——全用鲱鱼做的。而您女儿一高兴把它摔到地上了。现在凉拌菜是“油炸包子”在吃！“油炸包子”叫两声！

[听见狗叫。

波琳娜：管住狗别让它叫！吓着夏波奇卡！我马上带榨汁机来。

男女声：（合声）我们吻您！吻您！吻您！乌拉！

波琳娜：（放下话筒，温柔地）烧退了……我走了！

米哈伊尔：孩子一般来说都是这样——一会儿发烧，一会儿退烧。

波琳娜：你怎么能知道哪怕一点点关于孩子的事？这个该死的榨汁机又跑到哪里去了？

莉帕：那，给您您的榨汁机！

波琳娜：就是它，我亲爱的！我走了！

莉帕：快，快走吧！您不去他们就不吃晚饭！

米哈伊尔：我觉得，您在这里过多地发号施令了吧？而且直到现在也没穿上衣服！

波琳娜：无需穿衣服了！我反正这就走！让我看你最后一眼。哎呀，哎呀！
请转过身来呀。

米哈伊尔：波琳娜，什么也没有过！

波琳娜：喝了茶！你穿着晚礼服，而她——穿得很少。我是一个被丈夫欺骗了的妻子。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角色，这是需专门扮演的类型角色。不过我好像觉得，您，奥林皮阿达，企图在抢夺别人的角色！

米哈伊尔：你在胡说什么？

波琳娜：（对莉帕说）您以为，我这是第一次当场捉住迈克尔吗？

米哈伊尔：你什么时候碰上我和别人了吗？

波琳娜：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只不过我在你发现之前就急忙跑掉了。我不明白一点：奥林皮阿达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怎么会是她呢？难道我又盲又傻？还是我把一切想得过于美好？我不可能如此失策啊！

莉帕：您也没有失策啊。

波琳娜：您这是说什么呢？

莉帕：就是您说的那个啊。

波琳娜：我说了什么？

莉帕：这您更清楚。

波琳娜：您别吓唬我。我本来就语无伦次了。

米哈伊尔：什么也没有过！难道你不相信我？

波琳娜：相信你？在20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别可笑了！我完全被愚弄了。

莉帕：我建议米哈伊尔娶我。

波琳娜：这太突然了。怎么？刚才我碰上的那一幕，正好是迈克尔热烈地表示同意呗？我也毫不怀疑，20年他的体内沉睡着的类似的激情。

米哈伊尔：我说了100次了——这是演员在练习！

波琳娜：您是如何成功地，奥林皮阿达，激起了他身上那种教学的激情？

莉帕：我建议他做我的丈夫，总共只做一年。

波琳娜：总共只做一年？这很人道啊。我会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样去等。您允许我来看望他吗？

米哈伊尔：波琳娜，别再说了！

波琳娜：不过您靠什么来引诱他呢？或许，您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过您是我的同龄人。

莉帕：不完全是。

波琳娜：丝毫不差。您坦白地告诉我您魅力的秘密在哪里呢！难道您也具有如此杀伤力的性欲？

莉帕：和我共同生活一年，我愿意为此付给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100 万美元。

波琳娜：这超级性感！而如果您破产了呢？

莉帕：您也并非完全没有商业天赋！

波琳娜：近朱者赤。

莉帕：我预先支付。

波琳娜：太能干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我刚才进来时，你们正好在验货吧？

米哈伊尔：太庸俗了，波琳娜！你太让我失望了。

波琳娜：为 100 万美元在我身上找到多少缺点都可以！为 100 万美元可以真诚地失望！为这样一笔钱可以抛弃像我这样还不算太老掉牙的人！别人提供给你青春，还有美色，还有激情！我读过巴尔扎克的作品！我来到了哪个国家？我在哪一个世纪？我是哪一部小说的女主角？

米哈伊尔：你最好问——我是否同意了。

波琳娜：（问莉帕）他拒绝了？

莉帕：他表示怀疑。

波琳娜：他如果没有马上把您赶出去，那么就是同意了。（沉默）我不允许！不允许在我自己家里！不允许在自己的剧院里！剧院——这是圣殿！尽管它受到玷污，遭到侮辱，但它却是圣殿！我不允许在圣殿里发生这样的事！您就是撒旦！您想在我们的圣殿里举办舞会！您在这里进行交易？不行！滚出去！出去！让我再也不要看到您！出去！不然我就用榨汁机打烂您这张只认得钱的嘴脸！

莉帕：好！我这就走，等我烫烫鞋带^①。而您，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会剩下什么呢？您没有我会怎么样呢？您在头脑发热之前想过吗？

波琳娜：哈—哈—哈！您以为，正是您的存在才激起我们大家的灵感？（朝她扔东西）给您您的鞋带！您就忘记剧院吧！没有您我们会演得更好，更长久，更开心！

莉帕：没有我根本演不成！

波琳娜：我在舞台上 30 年了，向来能演成！

莉帕：这出话剧——所有权归我。

波琳娜：荒诞！难道鸟儿的飞翔可能有谁的所有权问题吗？落日？风暴？

莉帕：我不是向鸟的飞翔，不是向落日，也不是向风暴投了资金，而是向话剧投了资金！小鸟就让它尽情地飞吧。太阳就让它一天哪怕落下三次。而话剧不会是这样的！

① 表示婉言拒绝别人的提议。——译注

波琳娜：这跟您可恶的臭钱有什么关系？您以为，昨天的观众是对您的钱又哭又笑？我们将在广场上穿着破衣烂衫演出。

莉帕：谁妨碍您一开始不那样做呢？

米哈伊尔：波琳娜，什么也没有！我发誓，没有！只是别再吵了！

波琳娜：别碰我，吃软饭的！她有什么权利夺走我们这场剧的观众？难道一切都可以买卖了？

莉帕：绝对一切！

波琳娜：这是启示录！而她是撒旦！

米哈伊尔：撒旦是男的！

波琳娜：今天的这种生态环境下已经男女难辨了。

米哈伊尔：什么也没有，没有！别说了！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我试着给您解释一下。比方说，假如您买了毕加索的房子。

波琳娜：毕加索？她从未听说过毕加索！

莉帕：为什么？我正好不久前刚买了毕加索的一幅画。

波琳娜：您？

米哈伊尔：毕加索？

莉帕：有什么奇怪的？如果在出售毕加索的画，就说明有人需要！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呢？

波琳娜：就是说，您认为，毕加索的画——是您个人的了？

莉帕：我还有证书。

波琳娜：如果您心血来潮，您就可以拿起这幅毕加索的画，然后把它撕了？

莉帕：撕毕加索的画？我还没有疯！

波琳娜：怎么不行，这是您个人所有啊！

莉帕：撕毕加索的画？您哪怕想一下，我为此付出多少钱？

波琳娜：您是个怪物！我们在同一个时代长大，走在同样的街道上，听着同样的歌曲，在同样的学校里读书。而我觉得，一个外星球的人都比您好理解。

莉帕：但如果我们不努力去相互理解，世界就会崩溃，我们大家都会死路一条。

波琳娜：有什么办法呢，艺术仍然需要牺牲！米哈伊尔，我牺牲了你。我要走了！20年我在你和剧院之间忙得焦头烂额。而把自己的女儿扔给姥姥。我在为你和剧院效力的时候，女儿长大了，嫁人了，给我生了外孙女。而我还在效力、效力……而且得到了应有的结果！剧院突然之间不再爱自己的演员了。你呢，米哈伊尔，思念起伟大的爱。你不再满足于我这里平静的港湾。在经过两次疯狂而热烈的恋爱婚姻之后，你躲避在港湾里。如今又重新向往公海。如果不是女儿，我安

身何处呢？突然间，原来，女儿和外孙女，甚至连女婿都爱我！我在街上捡到一条狗，我不是把它领到这里，而是领到他们那里！狗走进房间，直接从滚烫的油锅里叼起油炸包子，饿成了那样。他们也喜欢这只狗。就叫它“油炸包子”。我似乎觉得，我也是从滚烫的油里抓起了包子。我不配他们的爱。他们就这样毫无所求地爱我。不要任何功劳。当他们在他们狭小的房间里过夜时，我似乎觉得，房间里散发着爱的芬芳。散发着被淡忘了的梦想的芬芳。我透过他们的窗户看见月亮，我感到疼痛，一种肉体上因幸福而起的疼痛。而我曾如此忠贞地效力于剧院和你。两个偶像！而你把我嚼烂了吐出来。不再需要了！像我这样的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今到处都需要钱！到哪里去搞到演剧的钱？到哪里去搞到巡演的钱？钱，钱……这是我们，善于创造的知识分子，起初在自己狭小的厨房里，后来在高高的演讲台上准备了这场变革。而如今我们已经被忽视了？

莉 帕：历史从不会在厨房里被书写出来，也不会演讲台上发生。

波 琳 娜：瞧你们，俄罗斯新贵，似乎偷取许多，搜刮很多，抢劫够了……请你们拯救剧院吧！特列季亚科夫们、马蒙托夫们、莫罗佐夫们^①都哪里去了？他们在哪儿？在哪儿呢？

莉 帕：莫罗佐夫，好像是开枪自杀了。

波 琳 娜：是因为对一个女演员的爱情而开枪自杀了。

莉 帕：帮忙帮得过度了！不，莫罗佐夫这样的例子不会吸引我！

波 琳 娜：而您在收买爱情！谁也不会因您而开枪自杀！

莉 帕：我们还来不及自杀。别人就从侧面朝我们开枪了。

波 琳 娜：我离开你，米哈伊尔！到有人爱我的地方去。到不会因100万美元而出卖我的爱的地方！我在这里会窒息而死。我的榨汁机呢？

莉 帕：正确的决定。走吧！我给您10万美元的补偿费！

波 琳 娜：给我？为什么？要知道我本来就是要走的。

莉 帕：在交易方面我比您更清楚。

波 琳 娜：这太愚蠢了！为什么呀？10万美元！太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如果我本来就要走？

米哈伊尔：（大声嚷嚷）别浪费我们的钱！办剧院还不够呢！就让她无偿地离开吧！

莉 帕：别担心，我会数钱。我只不过需要坚定的保证。

波 琳 娜：保证？什么保证？米哈伊尔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像抛弃一个无用的

^① 帕·特列季亚科夫、萨·马蒙托夫、萨·莫罗佐夫，三人均为俄国19世纪后期的“文化艺术赞助人”。——译注

东西一样抛弃我。我拿您的钱根本没有原因！对吧，米哈伊尔？

米哈伊尔：奥林皮阿达——对于我们来说是外人。我们当着她的面就不做解释了。她对此不感兴趣。

莉帕：我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也知道我在做什么。收下钱吧，波琳娜！

波琳娜：您这是认真的？

莉帕：10 万美元！

波琳娜：您怎么敢侮辱我？

莉帕：给女儿买一套住房。

波琳娜：我不会出卖自己。

莉帕：不然被淡忘了的梦想的芬芳会不知不觉地消失不见，会产生愤怒、糟糕的心情，而且冲突不断。您最后剩下的一切也会失去。您怎么生活，如果您失去女儿？不过，我也不会劝您。

波琳娜：您为了顾及面子可以再劝两句……既然如此，不用劝我也收下。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过我收下。

米哈伊尔：好样的！在这里对我又批发又零售。简直是一间汤姆叔叔的小屋！

波琳娜：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确，一居室的住宅太紧张。又住着女儿，还有外孙女，还有女婿，我还领来了一只狗。我自己也打算搬过去住。我不想让我们彼此之间的爱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表现英勇，付出耐心。您的这几万美元够买一套住房吧？

莉帕：够买一套明亮宽敞的住房。带欧式装修。

波琳娜：10 万……大概，需要交一些税钱……

莉帕：我们可以逃税！

波琳娜：您说什么呢？我遵纪守法。

莉帕：如果那样——就不带欧式装修。

波琳娜：我的女婿样样在行！我自己也会拿起刷子刷油漆！我什么都可以做！而拉斯皮亚托夫不会在最后一刻放弃娶您吧？不会逃避婚礼吧？

莉帕：他摆脱不掉我。

米哈伊尔：逃避？不，你说什么呢，波列恩卡？难道我会让你如此伤心吗？

波琳娜：我不想成乌鸦嘴，不过，您，莉帕，不完全符合他的品位。他的理想人物是朱丽叶。天真、纯洁、年轻。而您简直就是麦瑟琳娜！我不想让您生气，但是您太庸俗。这种华而不实的性感着装！您怎么，每天都处于这种战备状态吗？还是为了诱惑我的拉斯皮亚托夫而打扮得如此漂亮呢？您哪怕同我商量一下也好！我仔细看一下没关系吧？太可怕了！难道一个正经女人，一位母亲，一位祖母会一直穿着这样的衣服吗？您是怎么想出来的？在哪里买的？您怎么好意

思面对售货员？您的年龄和我一样！难道您以为，就这样的性感打扮会使您更具诱惑力而且显得更年轻？我和您到了该讲究优雅的年龄了。米哈伊尔，我问你，作为不相干的男人，这个女人身上穿的这一切会激起你的兴趣吗？

米哈伊尔：我竭尽全力等着你赶快带着榨汁机走人！我便可以扑向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

波琳娜：我一生都很优雅，是一个有分寸的知识女性。啊，这一切是多么令我厌恶啊！我想做一个淫荡、庸俗、不道德的女人。就这么定了！我也买和您这个一模一样的内衣，奥林皮阿达。当然，如果在买完住房之后还剩下钱的话。我平生第一次将要有单独的住房了。我要在这单独的住房里穿上这种性感的内衣！

莉帕：（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品牌包装，扔给波琳娜）送给您。

波琳娜：这是什么？（打开——里面是和莉帕身上一模一样的内衣）您批发？

莉帕：只不过是买两套打折。

波琳娜：我接受了。马上就试。干吗要拖延时间呢？

米哈伊尔：就这个你要穿到自己身上？或许，停止滑稽草台戏？

波琳娜：我们是演员！我们的位置就在滑稽草台上。

米哈伊尔：波琳娜，我应该和你认真地谈一谈。你在干什么？

波琳娜：脱衣服。

米哈伊尔：直接就在这里？

波琳娜：我暂时还在自己家里。

米哈伊尔：你彻底疯了？

波琳娜：你暂时还是我的丈夫。

米哈伊尔：这里不止我们俩。

波琳娜：那又怎么了？我们的客人实际上是全裸的。好，好，我去浴室换。如果你已经如此讨厌看见我的话。（去浴室）

米哈伊尔：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您最好现在就走。您自己也看见了——我们现在根本顾不上您的钱。而且总的说来，我和波琳娜对钱很不齿。有钱——我们就举办盛宴。没有——我们就吃煎鸡蛋。突然发了工资——我们就去海边度假。如果一无所有——我们就在朋友的别墅里熬日子。波琳娜如果没有出门的衣服——就向女友借。不过在我获得国家大奖时，我送给她一颗钻石戒指。我们有很多朋友——关键时刻总能找到暂时挪借的人。我们对钱无所谓，奥林皮阿达。您的期望是荒谬的。

莉帕：正如我推测的，您就是钱的奴隶。您整个一生，您的计划，您的心

情——一切，一切都奴性地取决于金钱。习惯于奴隶地位不但不会减少，反而更加重了您的奴隶身份。您轻浮而懦弱地依赖于金钱。您对金钱的不齿——这无异于奴隶对主人的不齿！而与此同时，您如果有了钱，就可以创建自己的剧院。您有那么多的计划、构思、想法。而这一切注定会不存在。而您本来是可以实现它们的。谁又知道呢，或许您的剧院比您活的时间更长，会长时间地愉悦那些心存感激的后人。

米哈伊尔：如果成为永恒取决于金钱，那我宁愿放弃不朽。我爱，疯狂地爱，我生命中第一次这样地爱一个人。您不可能理解我，如果您以为100万美元可能比爱情更重要。

莉帕：金钱与爱情同样重要。应该选择那种在这唯一的生命中能够为您提供创造可能的东西。一切都不简单。爱情可能会损害您的尊严，使您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毁掉您的生活并剥夺您的未来。金钱会提升您，使您有可能完成您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啊，一切是多么的不简单，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米哈伊尔：您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您的话让我不安。您真的就是撒旦？

波琳娜：（几乎穿得和莉帕一样出现，摆出她理解的“性感”姿势）喂，怎么样？（长久的停顿）您知道吗，奥林皮阿达，无论多奇怪，我还是喜欢您给我10万美金！我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对金钱的态度。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对它们的柔情。我爱上了它们。我的祖母是贵族。顺便说一句，不是穷苦的贵族。我大概也有遗传自她的基因。我也想要有宽敞漂亮的房子。家中弥漫着安宁与喜悦。全家人齐聚一堂共用晚餐。白色浆洗过的桌布发出清脆的响声，烛光下，瓷器餐具和窄窄的高脚杯里醉人的朱砂红摇曳着耀眼的光芒。

米哈伊尔：正是祖母的基因向你喃喃低语，告诉你家庭晚餐应该以这种装束出现。

波琳娜：难道你不喜欢？

米哈伊尔：不喜欢？我简直是眼花缭乱。

波琳娜：现在我与男人只能这样交往。不喜欢我这种性感的样子——见鬼去吧！首先是性，然后才是微妙的内心、才华、崇高的善意、谦让、服务精神等等。不过，一开始是性。只能这样！

米哈伊尔：新思维，不，最新思维万岁！这样的你我才感兴趣！

波琳娜：直接就当着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的面？我，当然已经有些解放，不过还没达到那种程度。

米哈伊尔：（固执地拉着她的手往门口拽）我们出来一会儿！

波琳娜：你为什么把我往楼道里拉？你欲望强烈到发疯了吗？

米哈伊尔：（把她推到楼道里）你站在门外想一想吧！（“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波琳娜：（捶门）你疯了吗？我会感冒的。

米哈伊尔：（透过关着的门）你别站在原地！你跳啊！

波琳娜：有人会对我施暴的！

米哈伊尔：我觉得，你就想这样。

波琳娜：开门，坏蛋！

莉帕：（走近门）放她进来！她是著名演员。

米哈伊尔：那您就给她开门吧！

[莉帕打开门，米哈伊尔猛地把她也推到楼道里。门关上了。]

莉帕：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疯了吗？

米哈伊尔：不建议喊叫。人们会跑来看热闹的。

波琳娜：您考虑过我们是什么打扮没有？这里不是皮嘉尔广场^①，而是北方布托沃^②。

米哈伊尔：你们有皮毛大衣。

波琳娜：一件大衣两个人穿？甚至在皮嘉尔广场都不会有这样的事。那里的每一个裸体的妓女都会有自己的皮毛大衣。

米哈伊尔：一件皮毛大衣两个人穿，这说得过去。你们又不是专业的。

波琳娜：如果有人从楼梯间经过呢？会认出我的！

米哈伊尔：认出来了——你就给他签名！我去冲个淋浴，一小时后出门，那时候再放你们进来。

波琳娜：坏蛋！我急着去看外孙女。

米哈伊尔：我又没有把你锁在门里，正好相反。

莉帕：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够了——开门！

米哈伊尔：您给我钱啊！500万我就给开门。要美元！卢布我们不收。

波琳娜：开门！我取一下榨汁机，就永远地离开你。

米哈伊尔：你出门到街上吧——我把榨汁机从窗口扔给你。

莉帕：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对您很失望。

米哈伊尔：那您对一个您计划以百万买到的男子有什么期望呢？高尚？知性？

波琳娜：米沙，够了。哎呀，原谅我吧。

米哈伊尔：如果你请求原谅……

莉帕：（打断他）啊，我是多么后悔，我今天委身于您！

① 皮嘉尔广场，巴黎红灯区，以建有许多成人用品商店而闻名。——译注

② 北方布托沃，莫斯科生态环境最好的居民区。——译注

- 波琳娜：还是有过！你真是臭狗屎，迈克尔！我的丈夫！前夫！已经付给你多少钱了？靠姘妇养活的男人！
- 莉帕：别废话了！电梯来了！
- 波琳娜：不，千万别这样！我们有个邻居是神父。他正好这时从教堂回来。我们和他简单谈几句宗教话题。快，快用皮毛大衣给我挡一下！它怎么那么短？您有那么多钱可以买一件更长一些、更宽松一些的。以您的身份这简直有点儿不庄重！也不实际，您自己也确信无疑。来了。您觉得我是否该和他打招呼呢？大概，把他介绍给您认识就没有必要了。而如果装作我们正在专注于谈话呢？我们背对着他谈话吧。喂，你跟我谈话啊！
- 莉帕：赤着身子能在楼道里说什么呢？
- 波琳娜：谈什么都行！关于毕加索。您买了一幅毕加索的油画。您觉得它怎么样？
- 莉帕：啊，毕加索就是毕加索。我对毕加索不感兴趣。我只是给他投资。
- 纳图霞：（手拎一瓶香槟酒朝她们走近）您好，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您也在这里，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晚上好！
- 波琳娜：娜塔什卡！孩子！是你？你甚至想象不出，你来得多巧！
- 纳图霞：为什么想象不出？这是显而易见的！钥匙落在房间里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 波琳娜：是的。钥匙在房间里。在那里，在房间里。是的。
- 纳图霞：看得出，你们直到现在还在庆祝首演！
- 波琳娜：这个——是。我们在纵情庆祝！无论如何是一件大事！
- 纳图霞：那怎么办——我们撬门？找钳工？
- 波琳娜：或许，求求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给打开？
- 纳图霞：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哪儿？
- 波琳娜：他在那里，在里面。
- 纳图霞：（按门铃）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在里面吗？我是纳图霞！
- 米哈伊尔：（打开门，向她伸出双手）我正好准备去你那儿。好在你来了，不然我们就错过了。这就是我疯狂爱着的女人。她来了！这就是她！

第二幕

[过了半个小时。还是那个住宅，还是那些人。米哈伊尔仍旧穿着那件晚礼服，女士们已经穿得得体而整齐。波琳娜正在打电话：“我就出门！对不起，耽误了。不过马上出门。睡醒了，找姥姥？我的太阳，我亲爱的！这就出门！告诉她，姥姥很快就来，亲自给她榨

新鲜的果汁。姥姥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切，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这就出门！”

[坐到桌子旁。现在所有的女人都挺直了背，规规矩矩地围坐在桌子旁。纳图霞忐忑不安，米哈伊尔躬身在开香槟酒，酒被打开了。“砰”的一声，一股酒从瓶子里喷出来，米哈伊尔往准备好的杯子里倒酒。这一切都在不自然的静止中进行。女人们都没有去拿酒杯。

米哈伊尔：（端着满满一杯酒挺直了身子）本来想在另一种场合说，却不得不现在说。（隆重地）波琳娜！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波琳娜：你这个年龄的常见现象。

莉帕：看见了吧，波琳娜，您的直觉是有根据的。

米哈伊尔：你没有错。这是命运的眷顾。我和纳图霞是天造的一对。而和你呢，波琳娜，我们对没有爱情的生活已经习惯了。甚至没有发现，我们唯一的生活在流逝，却毫无幸福可言。但要知道人是为幸福而生，如同鸟儿为飞翔而生一样。这个道理很简单，不过我们却忘记了。而忘记是不应该的。我重新振作精神，渴望成功。我感觉轻松而愉快。尽管很为你心痛，波琳娜。不过，你如果听到我内心深处回响的旋律，你会原谅我的。

120

波琳娜：我听得清清楚楚。相当平庸的旋律，曲调肤浅。我宽敞的新房子流泪了。每天在舒适的粉红色灯罩下共进家庭晚餐的希望也化为灰烬。

莉帕：不要绝望！命运变化无常，难以预测。我亲身经历过这些，而且很多次。

米哈伊尔：您，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既聪明又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您一语中的；我梦想创建自己的剧院。而且我能创建剧院！不过这位年轻的女士，我的朱丽叶，我的奥菲利亚，对我来说高于任何梦想，成为我的整个世界！我爱她，欣赏她，我为她而活着。请原谅我的失礼，波琳娜。为多少美元我都不会放弃她的。难道背叛纯洁、天真、软弱可以想象吗？让这一神圣的信任化为泡影？摧毁年轻的生命？波琳娜，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你们二人都聪明而豁达。请你们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为我们的幸福干杯吧！（喝了第一杯，把杯子摔到地上）

[女人们略微抿了一口。

波琳娜：我们的婚礼上也是这样摔的酒杯。妻子不断更换，习惯却保留下来了。不过那时杯子没摔碎。它不是水晶的，而是结实的厚玻璃杯。

莉 帕：你们婚礼上的香槟酒大概也要好一些。这个根本不行，掺假的。香槟酒应该只在专营店里购买。

纳 图 霞：说对了。顺路在售货亭里买的。

米 哈 伊 尔：（拥吻纳图霞）美好的香槟！（给自己和她倒上）干杯，我亲爱的！
为你，我的爱！

波 琳 娜：（一口喝干了自己的香槟酒，摔了杯子）我简直变傻了，如今的年轻女人那么自然地抢走别人的丈夫！没有心理障碍！当着妻子的面！

莉 帕：那您，波琳娜，打算怎么做呢？您的行动呢？揪头发，往对手的脸上泼硫酸？

波 琳 娜：我的情感不会激烈到那个程度。我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舞台上从不会把角色演得过火。

米 哈 伊 尔：我们是知识分子，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该走了，纳图霞。别了，我们永远地走了。（递给她大衣）

[停顿。

纳 图 霞：（有几次试图想说话，做出不确定的未完成的手势。看得出，她很难开口。凝视着米哈伊尔的脸，哀怨而胆怯）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把您从这里领走。

莉 帕：听好了，波琳娜！不然就错过了转变命运的机会。来不及介入了！

纳 图 霞：（极其抱歉地）正好相反，我来是为了告别。我来是为了离开。

波 琳 娜：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迈克尔，说实话，对你幸福的毁灭我可丝毫没有参与。

纳 图 霞：我要和您分手，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哭起来）

波 琳 娜：奥林皮阿达，我可怜她。母亲的本能突然爆发得多么不合时宜。

莉 帕：建议您抑制本能。我感觉，有人会安慰纳图霞。

纳 图 霞：（像个小学生）请原谅我，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请原谅我的一切！

米 哈 伊 尔：我什么也听不懂。我的小傻瓜，我怎么伤害你了？

纳 图 霞：难道您能伤害别人吗？您是那么温柔，那么完美的人！您现在穿着晚礼服是那么优雅，那么有魅力……（号啕痛哭）

米 哈 伊 尔：纳图谢卡，我的天使，我的孩子，我可笑的小女孩，冷静点儿。发生了什么？（搂住她，用手给她擦眼泪）

纳 图 霞：（绝望地抽泣着）我是那么爱您。我也很爱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

波 琳 娜：在这种情形下不一定非要爱我。

纳 图 霞：您是伟大的演员，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我从不撒谎。

波琳娜：你也是不错的演员，纳图霞！我在你这个年龄离这种成就还远着呢。

莉帕：我们的青春是另一种风格！

纳图霞：还有您，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也不要生我的气！我走了。

莉帕：该走了！你又不能住在这里！这是我和波琳娜给你的1000美金！

（从小包里取出，递给纳图霞）

纳图霞：（没有接）给我？

莉帕：就让它哪怕对你有些许的安慰。钱对女人来说——是特效药。重要的是不要过量。

纳图霞：为什么呢？

莉帕：只因为你就是你。

纳图霞：谢谢。（接下来）谢谢！（不好意思地笑了）太棒了！我甚至知道我现在买什么了。那种宽松的意大利的无袖长衫。纯皮的。我不久前还试过，不过反正也没钱。

米哈伊尔：停！发生了什么事，纳图霞？

纳图霞：什么也没发生！

米哈伊尔：什么也没发生？撒谎！！

纳图霞：（抱歉地）只是，原来，我爱另一个人。（重又哭起来）

米哈伊尔：怎么，原来？

纳图霞：我只是今天早晨才最终明白。而早些时候无论如何也无法搞懂，我对谁爱的更多一些——是他还是您？我很痛苦。而且，您要比他好得多！说实话！但即使这样，我最终爱的仍然是他，很遗憾。

波琳娜：瞧，又落空了！

米哈伊尔：纳图霞，你说什么呢？你们大家都疯了吗？我不明白。我们快有孩子了！你……你把我们的孩子……

纳图霞：哎呀，您说什么呢，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孩子是神圣的！他会有有的，会的，您根本无需怀疑！我那么想要他，我一直盼着他……他，就是那个我终于理解了的人，也盼着孩子……他很高兴，会有孩子……他现在就已经很爱他了！

米哈伊尔：他有什么权利爱我的孩子？我不给！我……我扇他耳光！我杀了他！他是谁？

波琳娜：迈克尔，你没忘记我们是有知识的人吧？

米哈伊尔：别废话！他是谁，纳图霞？他有什么权利对我的孩子感到高兴？

纳图霞：有一点儿权利。您明白吗，要知道这孩子也有他的一半。

米哈伊尔：怎么——这孩子有他的一半？没有这样的，纳图霞！

纳图霞：有时候有的。

米哈伊尔：谁的孩子，你回答！（摇晃她）我不想要一半！我不需要半个孩

子！我不需要你们的施舍！！！！

纳图霞：（顺从地接受，不过又号啕大哭起来）我怎么能肯定是谁的？等生下来，我们再看看像谁！我特别希望他能像您！

米哈伊尔：（放开她）纳图霞，你说的太可怕了！（大喊）这不可能！我不信！我要杀了你，杀了他和我自己！

波琳娜：不许朝怀孕的女人喊叫！

纳图霞：让他喊吧！我能忍受！

莉帕：瞧——真正的豁达！

米哈伊尔：（呻吟着）谁的孩子？

纳图霞：别这样伤心，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总的来说有什么区别——谁的孩子？主要的是，我们三个人都想要他，而且都爱他！而您将做他的教父！

波琳娜：我女儿的教父也是米哈伊尔。

莉帕：男人喜欢重新开始。

米哈伊尔：（看着纳图霞的脸，非常震惊地）告诉我，你一直在背叛我？

纳图霞：没有。

米哈伊尔：这是疯人院！你有别的男人还是没有？

纳图霞：没有。只有您和他。我一直无法确定选择。我刚一做出选择，就立刻来了，而且对您如实相告。只是您什么也别对他讲。他不知道还有您。他不像您那么好！他有偏见。和他在一起很不容易。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是那么需要您的友谊和……爱情！我一个人怕受不了他。您想象不出他是个多么难对付的人。还有您的友谊，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我也很需要！还有您，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谢谢您的一切。我现在最好是走吧。我很伤心。

莉帕：走吧！走吧！走就对了。

米哈伊尔：（对莉帕说）别摆布我们！纳图霞，这是个错误！这是致命的错误！你还是太年轻！你19岁！这对我来说有些不现实。我完全不明白19岁是怎么回事儿。我没有过孩子。而自己的19岁完全忘记了。这里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我们会搞明白的。请相信我的生活经验！

波琳娜：这个经验他确实有，纳图霞。

纳图霞：（痛哭）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别劝了！别折磨我了！您想象不出，对我来说与您分手是多大的悲剧！我爱您，我从未这样爱过别人。

米哈伊尔：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我是傻瓜。我明白了——他威胁你！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纳图霞：不能去找他！他搞不清楚对我的感情！然后您又突然出现！我疯

狂地爱您，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哭）而我爱他只是略多那么一点点。总共就那么一点儿！（用手指比画着）别折磨我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对宝宝有害。（猛地跑开）

波琳娜：我幸灾乐祸！我得意扬扬！我落井下石！我在你困难的时候离开你！我不会宽恕堕落的人！所有这一切我无不做得心满意足！啊，我在你困难的时候离开你是多大的享受啊！啊，我早就想羞辱你，并且就在你困难的时候离开你。

米哈伊尔：我的上帝！我在哪儿？谁与我同在？相信谁呢？这种纯洁、忠贞的目光。温柔的爱情低语。而她却一直有着另一个男人。

波琳娜：她是用你在做练习。不要根据我来判断所有的女人！这是轻率的。因为我是命运对你的馈赠，而你却鄙视这一馈赠。

莉帕：我敬佩演员啊！你们不仅在舞台上，在生活中也说得同样漂亮。

米哈伊尔：既然如此，波琳娜，把我卖了换个住宅吧！

波琳娜：你的语调，就仿佛我卖得便宜了。

莉帕：交易是有利可图的。实际上，波琳娜在出售她随时都可能失去的东西。尽管——说不好，说不好。命运总是爱转弯。

米哈伊尔：带我走吧，奥林皮阿达！我是您的了。和我一起生活了20年的女人，把我卖了10万美金。另一个女人，我相信她甚于我自己，甚于亲生母亲……她看着我，甚至连瞳孔都爱得颤抖……她看着我，就仿佛我是整个银河系中最优秀的男人。结果呢？原来，她只不过是从小床上跳到另一张床上。

莉帕：是的，明显世风日下。

米哈伊尔：我是那么期待这个孩子。我已经快60了，这本来该是我的第一个孩子。60岁有第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你们女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

莉帕：对于女人来说，60岁生第一个孩子——这是罕见的。不过我基本上能理解您。

米哈伊尔：无论如何你们都是女人，你们回答我：难道可以这样游戏感情吗？她是谁？无情的恶棍？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孩子？

莉帕：一个自私的人。不过，实际上，我们谁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呢？

米哈伊尔：我失去了一切。我的希望破灭了。半个小时前我还感觉自己是个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人。现在我却是个年迈的老人，生活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我的心疲惫不堪。既然如此，莉帕，我把自己已经空虚的灵魂卖给您吧。剧院则是对垂死的灵魂最好的报答。如今我只为剧院服务。我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戏剧。带我走吧！请给我一个剧院！

[门铃声。大家都停在原地。]

纳图霞：(打开门走了进来)你们的门没关!什么也没发生吧?

米哈伊尔：回来了?我得救了!(一把抱起她转圈)得救了!得救了!!!

波琳娜：他们的孩子生出来一定是个白痴。

米哈伊尔：我疯了!我心爱的女孩儿!我亲爱的!你真把我吓坏了!我确实疯了!我甚至突然感觉,我们可爱的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不是别人,正是撒旦。收买我的灵魂。而还之于我的是剧院!我得救了!得救了!

纳图霞：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这是怎么了?我就知道会这样。哎呀,我真替您担心!您是那么敏感!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您要细心地照看他!一分钟都不要离开他。对他也该这么敏感!

米哈伊尔：(把她放到地上)你说什么呢,纳图霞?我和你一起离开!马上,立刻!

纳图霞：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您是与此事没有利害关系的人!那就请您别离开他!一步也别离开!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莉帕：别担心,我一年都不会离开他。

纳图霞：他现在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他……(低声地)他会……自杀!因为他会爱。您是独一无二的爱情天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波琳娜：那你为什么要抛弃天才呢?

纳图霞：不走运!同时遇上了两个这样的人。同时他们又绝对的不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位伟大的演员,而那个人是一个普通的银行经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人生经历丰富有趣,而那个人完全没有生活经验,他离30岁还差得远呢。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只承认精神价值,而那个人痴迷于赚钱……您想象一下吧,我是多么难以抉择……

莉帕：在年老和年轻、富有和贫穷之间做出抉择确实不容易。那你心里怎么想的?

纳图霞：我心里——今天这个,明天那个。我筋疲力尽了。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半年在一起排一个话剧。这使我们有机会接近。

米哈伊尔：不!不!!!我不明白!我什么也不明白!!!眼前一片雾气!我生病了。

纳图霞：我就害怕这个。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疯狂地爱您。您讲得那么有趣,您是那么善于倾听,在舞台上总是帮助我……

米哈伊尔：为什么抛弃我?

纳图霞：对他的爱要多一点点!就多那么一点点。

莉 帕：那么为什么还回来呢，朱丽叶？

纳 图 霞：感到不安。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旦做出什么傻事怎么办？我疯了一样跑来。担心晚了。

莉 帕：而如今呢，你可以疯了一样跑着离开这里。

米哈伊尔：别妨碍她收买我的灵魂。

纳 图 霞：（哭）瞧他说些什么呀？怎么可以出卖灵魂？

莉 帕：怎么可以出卖灵魂，只有那些从未有过灵魂的人才不明白。

米哈伊尔：撒旦，真的是撒旦。

纳 图 霞：他称您撒旦，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

莉 帕：别进谰言！真正的合同是在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西多罗娃，以下简称“撒旦”，和模范破产剧院的演员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拉斯皮亚托夫，以下简称“未婚夫”，之间签署……

纳 图 霞：你们喝了什么？或许，你们集体中毒了？你们吃蘑菇了吗？

米哈伊尔：你为什么回来了？既然你不想回来，让我心碎你觉得还少吗？你回来看看碎片！看吧！瞧，这就是它们！

纳 图 霞：（远离他）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是您打碎了的酒杯……

米哈伊尔：我要像奥赛罗掐死苔丝狄蒙娜那样掐死你，像哈姆雷特淹死奥菲莉亚那样淹死你……

纳 图 霞：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冷静一下！我们还会见面的！

波 琳 娜：别吵了，米哈伊尔！她怀着孕呢！而且，或许，说不准还是你的！而你呢，娜塔莎，你最好走吧！

莉 帕：那给你 2000 美金！走吧，走吧！

纳 图 霞：为什么您总是给我钱？我害怕您。

莉 帕：你走吧，我根本顾不上你！

纳 图 霞：那好吧，谢谢，我拿着。尽管这很奇怪。（站在门口，尖声叫道）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米哈伊尔：（精神一振，抱有最后一线希望）纳图霞！

纳 图 霞：保重！永别了！（猛地转身离开）

莉 帕：可以继续交易吗？

米哈伊尔：我如今完全是您的了。

莉 帕：这是最后的决定吗？

米哈伊尔：您自己也看见了——我再也不被任何人需要了。

莉 帕：我不能受娜塔莎心情的左右。我和您需要签合同。

米哈伊尔：合同？（哈哈大笑）

莉 帕：我随身带着。（在包里翻找）这个不是。这是供应硫黄的合同。100 万美元——一笔巨款。怎么能不签合同就送出去呢？

米哈伊尔：合同……波琳娜，你一直有一种神奇的直觉。她是撒旦。千年的终结应该以类似的现象为标志。仅因为我在剧院里演戏，我就已经是一个罪人了。这是有罪的——过着别人的生活。我的罪过是，我想抛弃你，而且和一个年龄与我孙女相当的女孩子私通。

波琳娜：啊，多少人过着私通的生活。如今的私通——是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与周围发生的一切相比，是最无可非议的事情了。现在谁会为私通悔过呢？你别吓唬我！

米哈伊尔：她不让你害怕吗？合同不让人精神紧张吗？

波琳娜：合同——这确实挺奇怪的。

莉帕：先生们，清醒一下吧，如今俄罗斯每秒钟就要签几千份合同。怎么——都是撒旦的阴谋吗？给您合同！签字吧！

米哈伊尔：用鲜血签吗？

莉帕：用金子签！给您我的派克笔。（递给他钢笔）

米哈伊尔：签什么呢？这只不过是一张白纸！

莉帕：而您试着读一下合同！读啊，读啊！我创建剧院……

米哈伊尔：我创建剧院……

莉帕：读啊，勇敢些！

米哈伊尔：我创建剧院，那种只会愉悦和娱乐人的剧院。因为娱乐——不是小事，而是巨大的心灵需求。演讲台——是给政治家，讲台——是给学者，讲道台——是给教堂的。而剧院是为凡夫俗子准备的！观众们愿意哭愿意笑，愿意相信爱情，愿意相信每个人都会因信仰和希望而得到回报。在我剧院的舞台上，一个普通人从不会受到侮辱、指责，他的弱点也从不会遭到恶意的嘲笑。在我剧院的舞台上也从不会指着观众说——你看你是多么的无足轻重；你的别有用令人生厌，你能做出最可怕的事情来，你的潜意识就是垃圾桶！我的剧院只会激起每个人善良的情感、相信自己、爱自己 and 欣赏自己。会激起对友情的渴望，追求容忍和理解他人！而且每一个观众在剧终之时都会略感遗憾地离开座椅，即使时间不长但他会全新地审视这个世界——在此生活和感受着多么巨大的幸福，多美的节日！而你，波琳娜，将会在这样的剧院舞台上大放异彩！将展示出你卓越的天赋和美好的灵魂！我们的生活之路分开了，不过在剧院里你还是会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吧？

波琳娜：不。我离开剧院。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够了！过够了别人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在哪儿呢？在哪儿？（从桌子上抓起照片，边说边到处扔）这一切就是我？这就是我的生活？《三只小猪》中的纳福一纳福，《狼与七只小羊》中的第七只小羊……还有这些主要

角色！奇奇猴，小红帽！还有巅峰角色——奥古达罗娃，麦克白夫人……而我在哪儿？我与唯一的女儿共同度过的漫漫的冬日长夜在哪儿？我的海边漫步哪儿去了？我哪怕有一个夜晚为她缝制漂亮的衣裙，这样的夜晚哪里去了？或许，我也把灵魂出卖给了这个怪兽，给了剧院？换来了什么呢？荣誉？是的，我很著名。如果在公路上我车上的汽油跑光了，任何一个司机都会面带微笑地与我分享他的汽油。我著名，不过……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或者爱莲诺拉·杜丝更著名。金钱？我几乎永远不知道我下一周靠什么维持生活。如果拖欠工资，我甚至有一两天要受它左右。我住在糟糕的住宅里，除了一辆旧“莫斯科人”，我没有任何不动产。人民的热爱？我已经足够领略到何谓爱，何谓善意的好奇。最终，我是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孤独、丑陋的女人。精神力量？我不过是个傻瓜！精神力量我不向往。创作，满足生活，使命？都是谎言，谎言和谎言！排练时我很快就变得疲惫不堪，我却掩藏起自己强烈的不满不让大家发现，我虚伪，做出一种热情十足的样子。开演前我惊慌不安，演出之后，我对自己三十年的舞台生涯满意的时候也只不过三四次。现在我有外孙女了。我想自己教她读书，领她去看莫斯科，看所有的小巷，看我热爱的老房子、公园……我想和她一起去旅行……她的爱哪怕用全人类的爱来交换我都不会同意！女儿、女婿、外孙女和捡来的杂种狗“油炸包子”，原来完全可以取代整个世界。我不想死在舞台上，不想让我个人现实的死亡成为某一个杜撰出来的陌生人的生命终结！我想要安静！给我安静！我的榨汁机又到哪儿去了？

米哈伊尔：我仿佛预感到什么。孤独——如今这就是我的命运。有你还是没有你，波琳娜，剧院都还会在的！在哪里签字？

莉帕：在这里。写得清楚一些。下面写上身份信息。

[米哈伊尔将要签字，突然一道闪电，然后是一声霹雳。]

波琳娜：这是怎么回事？

莉帕：大雷雨。

波琳娜：在12月？

莉帕：有时候有。罕见，不过有时候有。

米哈伊尔：奇怪。和您签合同受到雷电的阻碍。

波琳娜：停，迈克尔！不要签！这是征兆，征兆……

莉帕：可笑！您有夸大狂症！像所有的演员一样。不过，演员的夸大狂不算弊病，而是一种可以原谅的弱点。别可笑又可怜了！签吧，米哈伊

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第二次,当米哈伊尔准备签字时——又是电闪雷鸣。]

波琳娜：不要签！这是预兆！

米哈伊尔：的确令人紧张。

莉帕：您这是当真？您真的以为电闪雷鸣是为了您？

米哈伊尔：您善于说服人，奥林皮阿达。确实，这种事情很难预测。我马上签字，就会得到剧院。那需要我交换什么呢？

莉帕：您成为我的丈夫啊。期限一年。仅仅一年。

米哈伊尔：听起来相当和睦。那我应该做什么呢？吃青蛙，就着无辜的婴儿的鲜血吃它们？夜里在墓地上焚烧黑猫？作为您的丈夫，我的义务有哪些呢？

莉帕：一切。

米哈伊尔：一切我做不到。

莉帕：但是今天您做到了！

米哈伊尔：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喝醉了，什么也不记得了。

莉帕：酒精既不能作为驾车也不能作为上床的减轻处罚的理由。我根据你们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研究了体力运动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我们来营造我们的幸福。您将给我送花。每天早晨吻别去上班。总是表扬我做的饭菜。总是大声赞美我的穿戴。而且赞美应该由不少于三个独特的句子构成。傍晚我们将手拉着手沿着林荫道散步。所有这一切行为必须使您对我产生感情。

波琳娜：讲求实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确实是不朽的。

米哈伊尔：那么，从今以后，我注定在生活中演戏，在戏剧中生活。我接受这种命运！（准备签字）

[连续两次闪电，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雷鸣。]

波琳娜：（把米哈伊尔的手从纸上推开）你敢！（随手拉着他）我们逃离这里。（拉米哈伊尔向门口跑去）

莉帕：我明白，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您是演员。不过到不了那种程度！

波琳娜：（朝她大喊并挥动着榨汁机）别走近，不然……不然……不然我就给你画十字！

莉帕：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您为什么要这样吓唬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呢？他脸色苍白！

波琳娜：让开！米沙，别放开我的手，因为我是领洗过的，而你没有！我们要一起挺过去！我不会抛弃你的！我很难过，不过在撒旦面前我所受的委屈算不了什么！

莉帕：您干吗这样挥舞着榨汁机——会伤到人的！

波琳娜：这是撒旦。世纪末充斥着所有的妖魔。米沙，闭上眼睛！我这就给她画十字，她就会化为灰烬。我说——你闭上眼睛，你却放开我的手！你总是头脑不清！喂，撒旦，当心吧！（手拿榨汁机朝莉帕画十字。自己眯缝起眼睛）

[正当波琳娜眯缝着眼睛站在那里时，莉帕小心地走近她，试图夺下榨汁机。

（猛地把拿着榨汁机的手往回一缩，向后一跳离开莉帕，拉着米哈伊尔离开）榨汁机你不能动！这是给孩子的！我们不能让孩子受委屈！米沙，拿着榨汁机。我好好给她画十字。（用力对莉帕画十字）

[雷电交加。莉帕颤抖了一下。

130

她抖动了一下！她几乎在颤抖。喂，要是画下去会怎么样呢？不过要全神贯注。

莉帕：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您怎么真的相信，您画十字我就会变成灰烬？生活中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事情，我都没有崩溃！

波琳娜：别靠近！米沙，我们沿着墙，沿着墙离开这里……直接去隔壁房间，去神父家……他会帮助我们的！（拉着米哈伊尔并不断地画十字）神圣的上帝使者尼古拉，庇护我们，帮助我们！

莉帕：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您是位受过教育的女士，演员，人民热爱的演员……如果现在您的崇拜者看见您呢？

波琳娜：她这是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米哈伊尔，你也祈祷，不然你会发生不幸的。神圣的上帝使者尼古拉，救救我们！

莉帕：您把我当作谁了？我自己也是领洗过的！我会背诵主祷文呢！我甚至会波兰语的主祷文，还有意大利语，还有英语，法语……我会轻而易举地超过您的祈祷！（画十字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波琳娜：（喊声高过她）上帝使者尼古拉，降临吧，降临吧，救救我们，降临吧！

[门铃响。女士们突然都不作声了。大家呆住了，保持着门铃响时的

姿势。米哈伊尔一副漠然的表情。哑场。

[门打开了。门口站着纳图霞。

纳图霞：门又没有关好。再一次问大家好！太好了，您直到现在还在这里，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认真地，但不无惊奇和担心地审视所有的人）你们在做什么？排练吗？

波琳娜：（一动不动，但却以强烈的差遣语调）娜塔莎，你来得正好！去厨房！

纳图霞：（强烈的差遣语调对她没起作用）为什么？

波琳娜：快去！我会告诉你需要做什么。有步骤地。

[纳图霞去厨房。

你领洗过吗？

纳图霞：（想了一下）不记得了。奶奶说过了，也许是好在我领洗过，也许是我没领洗过这不好。或许是，好在我领洗过……或者我没领洗过这不好。我有些混乱。我问一问奶奶。明天给您打电话，再告诉您。而现在，说实话，我要找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有事。

波琳娜：离她远一点！她是撒旦。

纳图霞：是的，50岁以后的女人有时会变成那种。

波琳娜：你看一眼隔板上！

纳图霞：看了！哎呀，那么多灰！

波琳娜：别分散注意力！看见瓶子了吧？

纳图霞：这里也只有一个瓶子。

波琳娜：拿起瓶子！

纳图霞：它里面是什么？

波琳娜：里面是我们唯一的机会！生与死的问题。

纳图霞：我拿着呢！

波琳娜：现在快速往这个人身上喷！（指着莉帕）别拖延！快一点，快！

纳图霞：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可以往您身上喷吗？

莉帕：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实际上，我们离宗教法庭不远。两三点巧合，一系列的不幸——便可能重新公开迫害异端。

[纳图霞朝她喷去。效果是巨大的。莉帕大叫，舞动着手，咳嗽，发出嘶哑的声音，在原地转圈。

波琳娜：起作用了！起作用了！难道我是正确的？

莉 帕：疯了吗？差一点儿灼伤了眼睛！这是什么？毒蟑螂的药吗？

波 琳 娜：（夺过纳图霞手里的瓶子，闻着，打了一个喷嚏）哎呀。明白了。这就是说，我们用圣水浇灌了蟑螂。我还奇怪呢，它们不但没有死，反而开始繁殖得更厉害了。纳图霞，你来得很及时。把米哈伊尔领走吧！你得到总比她得到的好。

纳 图 霞：不，不。这里发生了误会。我看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切都很正常。他和您与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在一起时，我不替他担心。谢谢你们大家。我只待一会儿。找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有事。

莉 帕：你多少？

纳 图 霞：19岁。我还在读书，戏剧学院二年级。

莉 帕：我问你要多少。

纳 图 霞：您是怎么猜到的？

莉 帕：你一定是为什么事回来的吧？不是为米哈伊尔——这是显然的。那就是为钱回来的。

纳 图 霞：我甚至不好意思找您。我需要的数额，我甚至说不出口。

波 琳 娜：（摇晃米哈伊尔）你这是怎么了，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米沙，米什卡，醒一醒！（打他的脸）

纳 图 霞：我本想买一件无袖长衫，但是既然我有了那么多的钱，我的要求提高了。我看上了一个特别酷的套装。不过只差……一美元。可笑，是吧？

莉 帕：你会笑够的！拿着！（在包里翻找）不过这已经是借给你的了。

波 琳 娜：（对米哈伊尔说）你醒一醒呀！（把瓶子塞到他鼻子下面）闻一闻！

[米哈伊尔咳嗽起来，舞动着手，推开瓶子。

多么强的药效。还是应该试试用它来毒杀蟑螂。

纳 图 霞：（接过莉帕的一美金）谢谢，奥林皮阿达·尼古拉耶夫娜！再见！我再也不回来了！

莉 帕：别发誓。

纳 图 霞：（站在门口，忧伤地）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米哈伊尔：（疲惫地）你有什么事，娜塔莎？

纳 图 霞：别绝望！您还会遇到自己的爱。

莉 帕：买了套装，在商店里直接套上，快去找你的普通的银行经理吧。

纳 图 霞：您猜对了。我的最近计划正是这样。（向所有的人抛飞吻）我爱你们大家。（跑着离开）

莉 帕：风暴结束了。雪落无声，祥和宁静。黄昏。特别想思考和谈论生活的意义。真奇怪。大雪，莫斯科，俄罗斯，爱情。

米哈伊尔：波琳娜，请原谅我，请原谅！请不要离开我！我将平生第一次诚实。我痛苦、甜蜜、绝望地爱着娜塔莎。和她在一起我幸福得忘乎所以。她让我伤心欲绝。我似乎觉得，我们脚下的这不是水晶，而是我破碎的心的碎片。

莉 帕：顺便说一句，应该扫一下，不然划伤了谁。（拿起笤帚、簸箕，扫地）

米哈伊尔：就是现在，这一刻我也还爱着纳图霞。不过，开始幡然醒悟，我爱你要多那么一点点。

莉 帕：您想一下住房吧，波琳娜！想一下粉红色灯罩下的家庭晚餐！现在正该回忆一下，您是如何讨厌剧院，如何想在真爱的陪伴下过完自己的一生。在现实中，而不是在布景中。回忆一下这一切吧，波琳娜！

米哈伊尔：别这样做，波琳娜！你不善于过平凡的日子。如果全身心沉浸于现实生活，你就会明白，它对我们来说平淡无味。现实中太缺少激情、荒唐和冲动。而且现实中的体验，印象太不深刻，枯燥乏味而又漫长。而服装是多么无聊！场景是多么单调！人们之间的交往是多么的凡俗！现实对于那些天生是演员的人过于沉重。如果我们不从舞台上汲取力量，那就简直难于战胜现实。别离开剧院，波琳娜！别扔下我！

波 琳 娜：剧院里有什么秘密？魅力何在？30年置身其中我几乎很少想到去猜解这个谜底！某个不聪明、并非最具美德的泼辣女人，而且是被某人杜撰出来的女人，她的意愿和行为比我亲外孙女的牙牙学语更让我激动不安。这实际上就是荒谬绝伦！而你却试图去理解这个女人。你跟她有什么关系？你却日日夜夜想着她。她仿佛住进了你的心里，并一点一滴地榨干了你。而你却开始视她为神明，对她的各种行为进行辩解。你为她献出自己的面孔，自己的音调，自己的手势。牺牲了你所有最美好的一切。你准备翻遍童年的回忆，你勇敢地沉入自己潜意识的深渊里，你就像那个必须获取最重要秘密的间谍一样，跟随在所有周围人的后面，偷窥并偷听……这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理解某个荒诞的句子！对任何一个亲人你都没有过如此认真和容忍。只是关于她，关于这个女人，你想知道一切。为了什么呢？为了让那些来到剧院的人，那些你不熟悉的陌生人，在片刻之间相信这个被杜撰出来的女人的生活、感受和思考？相信这不是你现在呈现于观众面前，而是她在活动，奋斗，死亡，重生，笑和哭。想让大家像你一样爱她。一切的问题都在于，只要有人渴望深刻地体验另

一个人的世界,无论是英雄或者恶棍,无论凡夫俗子或是孤家寡人的世界,只要有人能引起很多、很多其他的人对这一杜撰人物的关注,那么我们就会有希望让大家努力互相理解,从而互相谅解。剧院是对人的最后审判。而演员——是人的守卫者。并非为说得漂亮而把剧院吹捧为圣殿。在剧院里人们并非工作,而是为它祈祷,为它服务。应邀前去的人很多,才能超众的人却很少。宗教和戏剧是永恒的,因为如果没有它们,人便行同禽兽。“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信仰它。”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如是说。哪怕有一次感觉到自己卓越的人,他都将活在戏剧里死在戏剧里!

莉 帕: 我本来想从两个女人手中抢去,夺走,买下一个男人。这个我有能力做到。但是戏剧,如同一只可怕的残遗鸟类,在你们的上空张开巨大强悍的翅膀。也许是想啄食你们,也许是想保护你们。或许是二者兼顾。而我不知道如何战胜这只鸟。(收拾自己的东西,穿上毛皮大衣)

波 琳 娜: 您要走?

莉 帕: 我输了。

波 琳 娜: 我们对您招待不周。这不很公道。您为我们提供资金排戏。一切都那么成功,那么顺利地完成了,这出戏好像是我们演员生涯的巅峰之作。成功是完美的,无可争辩的。不过,您为我们出钱,并非渴望征服戏剧的巅峰。您是想接近米哈伊尔。您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标。这是一种慷慨的姿态——为与自己理想的男人度过一夜而送给人们一个节日。

莉 帕: 什么也没有! 没有过任何事情! 根本就没有!

米哈伊尔: 什么意思没有? 而第三次和第五次呢?

莉 帕: 什么也没有! 您只是困惑不解地看着我,嘟嘟囔囔地说:“你不是波琳娜! 你是别的女人!”我白白在宴会上把您灌醉了。喝醉后,您却爆发了某种对妻子忠贞的劲头。

米哈伊尔: (对波琳娜说) 你却不相信我! 我跟你说过100次——什么也没有! 谁说的对?

波 琳 娜: 我为此原谅你一切! 您知道吗,莉帕,我嫉妒您嫉妒得快要发疯了。

莉 帕: 只嫉妒我?

波 琳 娜: 我明白您的暗示。纳图霞——这是年轻、美丽、诱惑。很多漂亮女孩子中的一个。她是可以被替代的。嫉妒青春有什么用? 这不是爱情,只不过是罪过。不要为自己的罪过付出痛苦的代价才好! 而您是竞争对手。难道像您这般强势、聪明、思想健康的女人竟然是一个如此的幻想家?

莉 帕：幻想家？要知道您猜对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吧？幻想家……他当时长着翅膀。而且他在奇怪的、非此地的、非常小的城市上空翱翔。

米哈伊尔：《飞吧，伊卡洛斯，飞吧！》是在塔林拍的。啊，青春！爱沙尼亚人的爱国主义和腔调，时尚的咖啡馆，虚无缥缈的小巷……当时是那么希望哪怕相信点什么，而且希望不同寻常地爱上一场……啊，青春！啊，怀念青春！

莉 帕：渐渐地我打听到您在哪个剧院里演戏，住在哪里。在人群中守候您的人之中也有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一次您匆匆发现了我。我们的目光相遇，闪过一缕火花……仅此而已。我向自己发誓，总有一天，哪怕是晚年，我也一定要成为您的妻子。我给自己规定了生命的意义。我认为，能让您爱上我，我应该成为某个人。我成了女英雄并被关进了监狱。地下出版物写了许多关于我的事迹，但是三年的监狱生活让我明白了，我一步也没有接近您。出狱之后，我打算成为最著名的演员并投身于业余艺术活动。我努力学习唱歌，走台，无痛摔倒与击剑。不过仍然无法克服对每天夜晚以同样的语调和手势说着同样的蠢话的厌倦。后来我想出一个主意，要嫁给百万富翁。我们国家当时很难找到百万富翁。不过我找到了。仪表堂堂的院士，婚后搞清楚了他是一个地下商人。而且身患癌症，已病入膏肓。本应准备在政府音乐会上与您不期而遇，而我却做了一年的护理工。孀居之后，我没有发财，因为他的同伙不允许这样做。但是，在他生病期间，我完成他交给我的生产上的事务，并学会了很多东西。不过，还是没有接近您一步。当时我忽然萌生变成外国人的主意。于是我匆匆忙忙嫁给了一个长相吓人的黑人，并和他启程去了非洲。原来我是他第17任妻子。啊，多么美好的生活。我丈夫是一位王子，真正的王子——受过教育、待人和蔼、勤奋能干。他使所有的人生活有保障。我们所有的妻子和睦相处，并且善于操纵他。妻子们来自各个民族。他很有品位，我在这个环境里受到了不错的教育，如今已经懂几门语言、经济、法学，会领导生产。但是，在那里，在非洲的天空下，我还是想您。我向丈夫承认了一切，他同意离婚。我回到莫斯科时，是一个相当富有的33岁的女人。每天晚上我去剧院看您。我认为，我只有以精神品质才能征服您。我把全部精力投注于挽救堕落者的事业上。我以特雷莎修女为榜样。我思维如此健全，已经没办法欺骗我。人们开始创造关于我的传奇。这时国家突然开始了新时代。有一次，生活使我与一位美国流浪汉偶然相识。他本想来此帮助俄罗斯人重新振兴，自己却成了酒鬼。我开始庇护他。我的慈悲之心伟大到我嫁给了他

的地步。我们去美国做客，在那里真相大白，他是一个亿万富翁，拥有很多工厂、房屋和轮船。我没有生他的气。我已经疲于爱您和毫无指望地生活。丈夫带我看遍了世界七大奇迹，整个世界。想让我给他生个孩子。突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还是爱您。我回到了这里。我不想从丈夫那里带走任何东西，但他却不这么认为。我回来了，变成了一个富有、实际，而且会做很多事的女人。我成为处处受欢迎的人。我敢于在您的地盘上征服您的心。我来到剧院并提议出钱排这出您梦想的戏，您在所有的采访中都讲到自己的这一梦想。我坐着看排练，和您一起在小吃部喝咖啡，我越来越清楚地明白，我仍一如从前没有一丝机会。当时我决定放荡自己，把您抢过来！我等待时机，在宴会上把您灌醉，溜上您的床……又没有成功。我仅有的最后希望——就是收买您。对您的爱给予了我整个世界，使我身份醒目，教会我热爱生活并尊重和评价我自己。我历尽辛酸，饱经世故。为了您，我当过女英雄、演员、百万富翁的妻子、王子的妻子、女护士、赞助商和妓女。我一切都提前预付了，却没有得到床上的一顿早餐。

波琳娜：不知道这是否能安慰您，米哈伊尔一次也没有把早餐送到我的床上。您为什么需要米哈伊尔？他的实际存在会为您的爱情史增添什么呢？试想一下，如果年轻时您成了他的妻子，会过上多么单调的生活，会满腹委屈和失望。米哈伊尔喝酒，喜欢女人，一个自大狂，而且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您就得出去工作，围着家庭转，会过着贫穷的卑微生活。如果您有了孩子，未必会长得健康。家里总是有一群群演员，喝酒、喧哗、吹嘘他们的计划。他当时的那伙人您会觉得无趣、可怜。年轻的演员和在舞台上历练了一生的演员——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前一种人荒唐、狭隘、嫉妒、傲慢、自以为是。后一种人睿智、宽容、大度、善良、不拘小节。剧院对演员本人来说首先是一位天才的教育家。而你们最终会彼此咒骂着对方分手。您很幸运，奥林皮阿达。爱情如同指路明灯一样照亮了您的整个一生。或许，这就是最幸福的爱情？

米哈伊尔：我并非那么坏。不过波琳娜所说的大部分实情我还是承认的。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您是这样了不起的人！多么丰富的生活！我多羡慕您啊！

波琳娜：我饿了。（电话响了）女儿！现在确实得走了。我和米哈伊尔。还给你们带来一位我们的女客人。别担心。我们顺路买点儿东西。醒了？高兴吗？替我吻她。告诉她——姥姥马上到，给她榨果汁。你们自己已经榨了？用纱布榨的？（不好意思）啊，好的……吻你们。（放下话筒）

莉 帕：难道我如此长久地以多种方式找遍整个大地的所有这一切，你们会在小小的舞台空间里获取？你们的同仁莎士比亚说得好：“剧院——就是整个世界。”

米哈伊尔：莎士比亚是另一种表达方式：“整个世界——就是剧院。”

莉 帕：难道这是另一种表达？

[门开了，纳图霞带着一瓶香槟走进来。

纳 图 霞：门又没有上锁。我不知为什么坚信它没锁。甚至没有按门铃就进来了。太好了，你们都还在。你们觉得我的新套装怎么样？（放下香槟，脱去大衣，站在房间的中央，转着身子，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新衣服）

[停顿。

莉 帕：你为什么穿着这套衣服来让我们高兴，而不是去让你普通的银行经理高兴呢？这跟香槟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喝酒的时刻没有过去，清醒的时候没有到来吗？

纳 图 霞：这是个错误，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只爱您一个人。您感到幸福吗？

莉 帕：（对米哈伊尔说）在纳图霞如今要给您套上的链条里明显缺了几环。香槟还是从那个被检验过了的售货亭里买的？还是这一次有机会让我们大家都极其不幸？

波 琳 娜：这太无情了，娜塔莎。要是普通的银行经理一旦自杀了呢？你在银行那里哪怕请谁帮忙照看他一下也好。

纳 图 霞：请你们相信，他不需要这个。他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波 琳 娜：关于这一点你已经给我们讲过了。

纳 图 霞：他是个好斤斤计较的卑鄙莽汉。我对他感到失望。

莉 帕：除了情绪，明显也发生了事实。接近事实，纳图霞！

纳 图 霞：我穿着这套 3000 美元买来的套装去找他。全身洋溢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充满了爱意、温柔和忧伤。却碰上他大发雷霆。他朝我顿足，见到什么摔什么，把所有砸碎的东西扔向我。他的眼镜飞起来打碎了。他看也不看就朝我扔东西。他随手就能打中我！

波 琳 娜：相爱的人吵架，不过是开开心。

纳 图 霞：如果……（哭起来）你们甚至想不出，他多么恶劣！你们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竟然对我进行监视！他们对您和我进行了整整一

周的盯梢,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他雇佣了整整一套侦探机构!我们之间最隐密的一切都被录下来了。当我走进去时,他刚好看完。您,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无论如何也做不出这种事来!

波琳娜:这种娱乐迈克尔首先是消费不起。

米哈伊尔:你现在想让我做什么呢,亲爱的孩子?

纳图霞:我只爱您一个人,而且我怀着您的孩子。我坚信这一点。几乎,我无情和轻浮过。对不起!我再也不会了。现在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明白,您现在多么幸福!大概,您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吧?我们来畅饮香槟庆祝我的回归,然后我们离开!(把香槟递给米哈伊尔,自己摆酒杯)

莉帕:生活复杂、混乱、充满了意外。其中包含了多少爱,有形的和无形的。承受打击吧,波琳娜!挺直了背,面带嘲讽的微笑!

波琳娜:榨汁机呢?哪里去了?把它还回来,把我的榨汁机还给我!

米哈伊尔:(忙着启瓶塞,突然呆住了)波琳娜,我要死了!救救我!

[瓶塞“砰”的一声飞出来。]